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金瓶梅词话

(上)

〔中〕兰陵笑笑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金瓶梅词话

(上)

〔中〕 兰陵笑笑生 著

陶慕宁 校注

宁宗一 审定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词话/(明)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重印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ISBN 7-02-002983-3

I. 金… II. ①兰…②陶…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2205 号

责任编辑:降 云
责任校对:降 云
责任印制:李 博

金瓶梅词话
Jin Ping Mei Ci Hua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7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7.875 插页 2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8001-13000

ISBN 7-02-002983-3/1·450

定价 96.00 元

(共两册)

前 言

《金瓶梅》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从这部奇书横空出世、震惊文坛之时，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尚未破译的谜。现知最早论及《金瓶梅》作者的是屠本峻，他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时写到：“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山林经济籍》)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中道则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游居柿录》卷九)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谢肇淛又说：“相传永陵(嘉靖)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但是他们都没有确切地说出小说作者的真实姓名，而且所用大多均为“相传”。《金瓶梅词话》刊刻面世后，论及它的作者的有两家影响最大，一是沈德符，他在万历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1619—1620)时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二是晚出的欣欣子《新刻金瓶梅词话序》：“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于是，从明末清初始，人们都以此两点为据，去探寻《金瓶梅》的作者之谜，提出了众多作者名单，如王世贞、徐渭、卢楠、薛应旂、李卓吾、赵南星、李渔等。其中王世贞说最为

盛行,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吴晗先生著文详论其不可靠,王世贞一说才根本动摇。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近年又有不少研究者,在验证前人诸说基础上,提出了新说,如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龙说、汤显祖说、冯梦龙说等等,形成了旧说犹存,新说迭起的热烈局面。迄今,提出《金瓶梅》作者的主名者已达二十余人之多。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想对《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作出确切的判断还为时过早。倒是《金瓶梅》本身大致向我们证明了它的作者的身份、阅历和学养。比如说,《金瓶梅》写了大量的人物,其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主要是市井人物,商人、伙计、荡妇、帮闲诸色人等,有许多都达到了传神的境界。而上层人物,如宰相、太尉、巡按、状元等大都写得比较单薄和平板,至于描写生活场面和事件,也是贩卖经营、妻妾斗气、帮闲凑趣等场景写得活灵活现,而对朝见皇帝、谒见宰相等礼仪显得生疏。因此,仅就人们的直观感觉来看,写作《金瓶梅》的人固然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却不可能是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如果再从全书中穿插的各种时令小曲、杂剧、传奇、宝卷及话本等材料看,作者对此十分熟稔,然而作品中作者自己写的诗词大多不合规范。因此他不大可能是正统诗文功底深厚的“大名士”。仅就小说本身加以观照,他很可能是一位沉沦的士子,或以帮闲谋生的下层文人,也说不定竟是一位“书会才人”。

《金瓶梅》的版本也较复杂。在这部小说刊本问世之前,社会上已有各种抄本在不同地区流传。据文献记载,当时拥有抄本的有徐阶、王世贞、刘承禧、王肯堂、王稚登、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丘志充、谢肇淛、沈德符、文在兹等人。这些抄本都未能传世。《金瓶梅》初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但初刻本不传。

现存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系初刻之翻印本。其正文前顺序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廿公《跋》和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东吴弄珠客序署“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此后，约刻于崇祯年间（1628—1644）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百回，有图一百零一幅，首东吴弄珠客序。此本较《新刻金瓶梅词话》，从回目到内容，均作了大量删削、增饰和修改。如删去了原书约三分之二的词曲韵文，砍去一些枝蔓，对原书明显的破绽之处作了修补，加工了一些文字。另外结构上也作了调整，如《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是“景阳冈武松打虎”，此本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此本传世有数种。另外还有一部清初通行本，即《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一百回，也就是彭城张竹坡评本。本书初刻于康熙乙亥年（1695），首有序，署“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正文前有《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冷热金针》等总评文字。正文内有眉批、旁批、行内夹批，每回前又有回评，均出自张竹坡之手。继李渔、张竹坡之后，《金瓶梅》的第三个重要的评点者是文龙。他对该书的评点始于光绪五年，光绪六年作补评，光绪八年再评，有回评、眉评、旁批约六万言。其回评极富特色，对全书的思想、艺术有较深入的分析。乾隆以后出现了各种低劣的《金瓶梅》印本，且大都标榜“古本”、“真本”，然而均系据《第一奇书》大删大改之本，完全失去《金瓶梅》原貌，可称为伪本。

《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凑、场景开阔、布局繁杂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它不像以前及同时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或神魔为表现对象，而是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

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它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绘了封建社会的市井生活。它那样色彩眩目，又那样明晰；那样众多的人物面貌和灵魂，那样多方面的封建社会制度和风习，都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每读一遍，都可以发现一些以前没有察觉到的内容和意义。

“金瓶梅世界”，展现了一个几乎包罗市民阶层生活各个重要方面的艺术天地，显示出他对这一阶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从而使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生理的、婚姻的、民俗的、艺术的知识等等，都在“金瓶梅世界”中得到鲜明的显现。应该承认，在中国小说史上，特别是明代说部中，兰陵笑笑生提供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其丰富性和生动性方面，几乎在文坛上还找不到另一位作家与之匹敌。因此，从“金瓶梅世界”中，人们虽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可以考证的历史事实，但是，《金瓶梅》所展示的五光十色的社会图景和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却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一般历史著作和经济著作不能代替的作用，特别是更具有巴尔扎克所极力推崇的而又被许多历史学家所忘记写的民族文化风俗史的作用。

兰陵笑笑生的美学贡献，首先是他把现实的丑引进了小说世界。或者说，小说艺术的空间，因丑的发现而被大大拓宽了。兰陵笑笑生创作构思的基点是暴露，无情的暴露。他取材无所剿袭依傍，书中所写，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至于偶尔透露出一点一丝的理想微光，也照亮不了这个没有美的世界。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作者那犀利敏锐的

目光。事实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巨著的艺术倾向,已经不是一元的、单向度的、唯美的,而是美丑并举、善恶相对、哀乐共存。那么,《金瓶梅》的作者,则在小说世界中又有一次巨大的发现,即“丑”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它清楚地表明:自己并非是美的一种陪衬,因而同样可以独立地吸引艺术的注意力。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里,缺少理想的闪光,没有美的存在,更没有一切美文学中的和谐和诗意。它让人看到的是一个丑的世界,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它集中写黑暗,这在古今中外的小说史上也是独具风姿的。

《金瓶梅》是艺术上品,它在描绘丑时,不是为丑而丑,《金瓶梅》作者更不是以丑为美。他是从美的观念、美的情感、美的理想上来评价丑,否定丑的。《金瓶梅》表现了对丑的否定,就间接地肯定了美。描绘了生活的丑,却创造了艺术美。

应当承认,《金瓶梅》还是为世界小说人物画廊上增加了几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如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应伯爵等,堪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果进一步说,《金瓶梅》笔下诞生了几个不朽的人物,首先是它写人物不拘一格,它打破了以前中国小说那种好就好到底,坏就坏到底的写法,可能更能说明《金瓶梅》作者在小说美学上的贡献。

人不是单色的,这是《金瓶梅》作者对人生观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心得。小说中并没有把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写成单一色调的丑和恶,当然也没有把美丑因素随意加在他们身上,而是把这些人物放在他们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具体处境和特定氛围中,按其性格逻辑,写出他们性格的多重性和多色素。可以这样说,《金瓶梅》的几个不朽的典型获得美学价值的关键,就在于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走完自己的路。

从小说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金瓶梅》，不能不承认，它的作者对于小说艺术如何反映时代和当代人物，确实进行了大胆的、有益的探索，他打破了或摆脱了旧的小说观念和旧的创作模式羁绊，总之，它的叙事策略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种新的探索既是小说史赋予的使命，也是现实本身提出的新课题，它意味着《金瓶梅》作者已经不再是简单地用黑白两种色彩观察世界和反映世界了，而是力图从众多侧面去观察和反映多姿多彩的生活和人物了。小说艺术史上，那种不费力地把他们观察到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硬塞进“正面”或“反面”人物框子去的初级阶段塑造性格的方法，已经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多色彩、多色素地去描写他笔下人物的观念，已随着色彩纷繁的生活要求和作家观察生活的能力的提高，而提到了小说革新的日程上来了。

《金瓶梅》善于细腻地观察事物，在写作过程中追求客观的效果，追求艺术的真实。事实上，我们在《金瓶梅》中不难看到，作者用广角镜头摄取了这个家庭的全部罪恶史。作者以冷峻而灰暗的色调，勾勒出一群醉生梦死之徒如何步步走向他们的坟墓。因此，《金瓶梅》具有历史实感的魅力。他用冷静而犀利的目光，观察着他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但细看之下，在这些篇章、段落以及字里行间，无处不渗透着他对生活的精辟见解和入木三分的观察，他写的是“别人的故事”，却溢满自己的浓烈的感情，而这感情又是潜藏于画屏后面的作者的爱憎。所以，小说《金瓶梅》的色调虽然是灰暗的，缺乏所谓的“诗的光辉”，然而一部作品的色彩，是和它的题材、意旨以及作家的风格联系在一起的。《金瓶梅》的作者为了和他所选取的题材相协调、相和谐，同时也为了突出他的写作要旨，增加作品的说服力，而采用了这种色彩、调子，又是能够理解的。

事实正是如此,当我们把《金瓶梅》摆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当我们把它和同时文坛说部中几部大书进行比较时,方显出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光彩,从而进一步认知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的不朽地位。它别树一帜,又不同凡响。它和中国传统小说的色泽太不一样了。因此,长期以来,往往不为人所理解,即使在毁誉参半中,毁也多于誉,这种历史的不公正,直到今天才开始有了转机,出现了恢复它的名誉和地位的氛围。

《金瓶梅》在小说史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归结一句话,就是它突破了过去小说一般叙事模式和写作风格,绽露出近代小说的胚芽,它影响了两三个世纪几代人的小说创作,它预告着近代小说的诞生。

今天,研究《金瓶梅》的重要意义,在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伟大作品的存在,离不开《金瓶梅》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在于兰陵笑笑生及其《金瓶梅》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方面,以及它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文化精神有甚深的联系。

*

*

*

本次整理校注《金瓶梅词话》,大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影印之明万历丁巳(1617)年《金瓶梅词话》(简称“词话本”)为工作底本,原书第五十二回第七、八两页缺,已用日本大安株式会社一九六三年同版别部影印本配补。校勘本主要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间刊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简称“崇本”);清康熙间刊刻张竹坡批评的《第一奇书》本(简称“张本”)。

二、校勘以尽量保存“词话本”原貌为宗旨，文字大略可通、或今似不通而当日未必不通者，如“变颜笑吟吟脸儿”（崇本作“变做”）；“惯细风情的贼眼”（崇本作“惯觑”），则不作改动。凡改动原文处，皆参核别本出校。明显的讹夺衍误而又无他书可校者，则斟酌厘定，并于校记中说明。

三、词话本中有部分俗体字、异体字、假借字或以方音直接录入的别字，如：斗（逗）、政（正）、王（旺）、厢（箱）、似（是）、了（料）、勾（够）、倘（躺）、月（药）、卓（桌）、磕（嗑）、段（缎）、辰（晨）、己（巳、已）、乞（吃）、那（拿）、悞（误）、顾（雇）、番（翻）、卖（买）、躲（朵）、柳（绌）、筓（簪）、阙（嫖）、多（都）、一回（一会儿）、傍（旁）、亲（青）、轮（抡）、另（吊）、撰（赚）、分付（吩咐）、惹（偌）、斑（班）、吊（掉）、了（子）等，在不影响阅读、理解的前提下，一般不予改动，以利博识。有些容易引起歧义者则遵循现在简化字的写法，统一作某字，不一一出校。如“卓”、“桌”二字书中兼用。“卓”本指几案，义同晚出之“桌”字，今统一作“桌”。另有少量刻误之字，如：拆（折），刺（刺），早（阜）之类，则径行改正，不出校。

四、词话本情节素材多有采撷自《水浒传》及宋、元、明话本小说者，凡遇此种情况，皆比对原书，《水浒传》用明容与堂刻本；其他话本小说采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早期刊本。词话本明显舛错处，据他书改正，出校记说明。词话本与他书文字相异但文意可通处，不作改动，只注明本事出处。

五、以《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群音类选》等明代曲集校核词话本中散曲。凡词话本句意可通，合于曲律而文字异于诸曲集者，以词话本为准，不妄改。词话本乖于曲律，文字错谬处，则参酌诸书，择善而从，并出校记。

六、本书注释侧重于俗语、方言、隐语、歇后语及江湖切语的

诠释,典章制度与一般故事从略。注释不务繁琐引证,但求简明扼要。

七、多年来《金瓶梅》点校及语辞研究成果斐然,本书亦有所汲取,不敢掠美,仅将主要参考书布列于下,注文中不再一一标示:

1. 姚灵犀《瓶外卮言》
2. 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
3. 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
4. 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词典》
5. 白维国《金瓶梅词典》
6. 傅憎享《金瓶梅隐语揭秘》
7.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
8.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李渔全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9. 岳麓书社一九九五年版白维国、卜键校注《金瓶梅词话校注》。

八、词话本内容有少量秽亵描写,虽与刻画人物性格不无关系,考虑到其负面影响,仍作了必要的删节。全书共删去四千三百字。

校注者学识溥陋,疏误失当之处必不在少数,敬请读者指谬。

宁宗一

金瓶梅词话序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与化俱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晒而忘忧也。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余则曰：不然。“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暉之《剪灯新话》^①，元微之之《莺莺传》^②，赵君弼之《效顰集》^③，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④，卢梅湖之《怀春

① 剪灯新话——明代文言小说集，瞿佑撰。上承唐宋传奇馀绪，间杂神仙怪诞之事，明代文言小说创作多受其影响。唯此处云作者为卢景暉，不知何所据。卢氏爵里生平，今无考。

② 莺莺传——唐代传奇，元稹撰，元稹字微之。

③ 效顰集——明代文言小说集，赵弼撰。其志怪多效法宋人洪迈《夷坚志》，以辞章入小说的写法仿效瞿佑《剪灯新话》。

④ 钟情丽集——明代文言小说，叙书生辜辂与其表妹黎瑜的爱情故事。明中叶以来，传为邱濬作。濬，广东琼山人，官至弘治朝文渊阁大学士。据成化末简庵居士序，此书实为其友人玉峰生所著。

雅集》^①，周静轩之《秉烛清谈》^②，其后《如意传》^③、《于湖记》^④，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虽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绰有可观。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亸，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如离别之机将兴，憔悴之容必见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驿使，尺素寄鱼书^⑤，所不能无也；患难迫切之中，颠沛流离之顷，所不能脱也；陷命于刀剑，所不能逃也；阳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遁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

- ① 怀春雅集——明代文言小说。叙元朝苏道春与潘玉贞爱情故事。高儒《百川书志》题卢民表著，梅湖当是民表之号。
- ② 秉烛清谈——明代文言小说集，周礼撰，礼号静轩，浙江余杭人。此书未见传本。
- ③ 如意传——即《如意君传》，明代文言小说。叙武则天官韩淫乱事，撰者不详。
- ④ 于湖记——即《张于湖记》，又作《张于湖传》、《张于湖宿女贞观》等，明代小说，叙书生潘必正与女尼陈妙常的爱情故事。作者佚名。
- ⑤ 折梅逢驿使，尺素寄鱼书——晋、宋间人陆凯曾折梅花寄赠范晔，并作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事见《荆州记》。尺素，古人写信或作文，常书于长一尺左右的绢帛上，称“尺素”，古诗有“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句。两句都表离别相思的意思。

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

跋

《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①，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②？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

甘公书。

① 世庙——明世宗朱厚熜的庙号。明世宗(1522—1566 在位)，年号为嘉靖。

② 先师不删郑卫——先师指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曾删订古诗，定为三百零五篇。《论语》有“郑声淫”之说，后世儒家附会其意，言“郑风”、“卫风”皆亡国之音，孔子所以未删郑、卫之诗，意在使统治者观风俗，敦礼义。

金瓶梅序

《金瓶梅》秘书也。袁石公亟称之^①，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②。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③，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儿何可不如此！”孝秀曰：“也只为这乌江设此一着耳。”同座闻之，叹为有道之言。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

万历丁巳季冬^④，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⑤。

-
- ① 袁石公——即袁宏道(1568—1610)，湖北公安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为文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力排王世贞、李攀龙等前后七子拟古之作，卓然成家。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号“公安三袁”，学者多从之。
- ② 梼杌——楚国的史籍名。《孟子·离娄》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 ③ 大净——戏曲行当中的花脸称净，大净即大花脸。以下小丑、丑婆、净婆皆属戏曲行当。
- ④ 万历丁巳——即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
- ⑤ 金阊——指苏州。